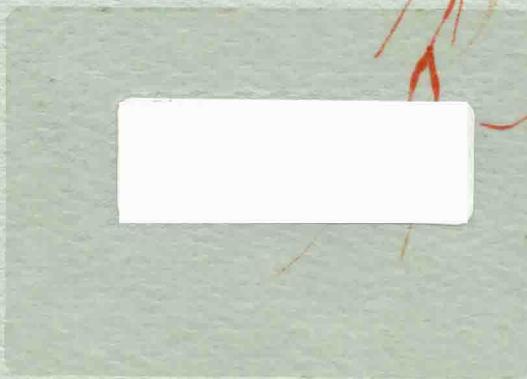


笔花六照

梁羽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笔花六照

梁羽生著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06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花六照 / 梁羽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301-27069-1

I.①笔… II.①梁… III.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0746号

书 名	笔花六照
	BIHUA LIUZHAO
著作责任者	梁羽生 著
责任编辑	张丽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06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32.75 印张 440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新版序

回想儿时生活，父亲的书房必然浮出脑海。六十年代香港空调不普及，亦不便宜，只有父亲的书房安装了空调。夏天炎热，我放学后便待在他的书房中。书房摆放了不同类别的书籍，有文学、历史、诗词、哲学，还有科幻小说，等等。对于从小喜欢看书的我，无疑是进入了一个宝库。我下午便在他烟雾弥漫、窗花熏黄的书房中，一边看书一边看着父亲肥胖的背影在急速地爬格子，生怕灵感一过便写不出来了！

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是很严肃的。他可说是旧派人，家教甚严，“严父慈母”这句话常挂在口边。直到少年上中学后彼此才真正有所沟通交流。谈的都是文学、小说和历史方面的东西。从他的小说中可看到他是人性本善论者，他内心的世界是完美的，人的情操是伟大的，但与现实世界不免有所脱节。我看他的小说不多，而他对我说他的小说创作心得也不多。他说得最多的是历史，闻人逸事，尤其是诗词、对联的创作技巧与品赏。这方面内容后来都在他的“有文笔录”专栏中得到展现。按照出版社建议，先把有关民国诗词的部分整理出来。

从小观察他写作的过程，我最欣赏的是他对创作诗词、书中联目的投入、坚持和执著。父亲从小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一生投入在诗词、对联的研究上，更将在这方面的创作放进其作品中，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我喜欢父亲小说的回目、诗词，多于其小说中的情节。他作品中《七剑下天山》的《八声甘州》和《白发魔女传》的《沁园春》均被梁迷所爱，津津乐道。

父亲生前著作很多，种类也很多，除武侠小说外，还有散文、历史、名人逸事、诗词、对联的研究、棋评，等等。他一生只送了一本书给我及嘱托我给他好好保留一套书。前者是《笔花六照》，后者则是《名联观止》。他说《名联观止》乃其一生治学心血之所在，得好好保存，使此书能留传后世。他是希望《名联观止》成为其谈话“全集”的，在写完《大公报》的“联趣”专栏后，他曾在《香港商报》另写“联之趣”专栏，两个专栏的内容有近似也有不同，但后者直到去年才由北京的渠诚先生着手整理，所以这次把新整理出的“联之趣”的独特部分附录在《名联观止》最后。

父亲对诗词的喜爱是直至最后一刻，他在临终前数月《唐宋词选》不离身，手握此书重复翻读至残如破卷；他还时不时在书中写下一些阅后心得，令我体会到《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在弥留清醒时看见我在身旁，他对我念了一遍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此后再无语。

父亲移居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不仅是他“金盆洗手”不再写武侠小说，他的人生处世态度亦有很大的转变。父亲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甚深，颇有名士气，有时做人处世不免有点我行我素。在社交聚会上遇上一些从商或国学文化不足的朋友，他会觉得话不投机，不多搭理。移居悉尼后，他却做到将世上一切浮名放下，走入众生。就像回到童年时代，戏玩人生。他常和一群青年人谈天说地，玩游戏直至深夜。他爱吃东西，二十多年来与住所附近小区的食店、餐厅的老板和服务员，不论种族、年龄、阶层，都混得熟络，如老朋友般。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传统的旧式中国文人，但竟能融入截然不同的异地文化，生活之中乐而忘返直至终老，令我颇感意外！

看到父亲的非武侠小说著作《笔花六照》和《名联观止》以及“有文笔

录”专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十分高兴，感到父亲一生的愿望终能向目标迈上一大步。

《笔花六照》承载着父亲一生的经历和回忆，出版社和渠诚先生均建议增添一些内容，包括近年所得到的父亲在岭南大学时的论文，以及他在写武侠小说以前用“梁羽生”笔名所作的其他文章，还有他在上次“增订”以后所作的、来不及收进文集里的文章。此次重读《笔花六照》，勾起了我在英、澳游学时父亲来探望我共游的往事，不胜感触。印象最深可说是和他探望华罗庚先生。华老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但为人随和，对当时二十岁的我，他态度和蔼慈祥，毫无架子，至今未忘。

当然父亲一生亦不免有遗憾之事。他以武侠小说成名，但他心里更希望自己的诗词、文学艺术创作能得到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人社会对旧中国文化修养下降。新一代读者只着重他小说中的情节，能真正懂得欣赏其文学创作技巧的人渐少。

忆起先父时，我总是不禁想到他生于二十世纪是生不逢时，还是上天对他的眷顾。他生于二十世纪，令他成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名家，在名小说家中占一席位。如果他生于十九世纪或更早的年代，他的小说只会被大众知识分子视作一种“闲书”，不入殿堂。但他却可能成为一位受士林拥戴的大词人，风流名士！我相信这是他更希望得到的地位，他渊博的学识及才华才能真正被充分认识。

每次到他坟前，看见他碑上所刻的自挽联“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都不免勾起这份迷思。

陈心宇

写于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一九九年初版自序

写作生涯五十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什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我曾说过：“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一九八〇年三月，我在《星洲日报》写的“笔·剑·书”专栏开场白。）我这个人不惯受拘束，“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这也比较适合于我的性格。

武侠小说我写了三十五部，除了一部《武林三绝》因为还需要修改外，其他三十四部都出版了。我的写作，以数量而言，武侠小说最多，联话其次（仅在《大公报》就写了三年零四个月每天见报的专栏），联话虽然可以列入散文范围，但毕竟较“专”，因此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单独成书”，如今出版的联话，亦可以说是“全集”了。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武侠小说和联话你都已出了“全集”，现在应该是你考虑出部散文全集的时候了。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步入晚年，是应该趁着精力还许可的时候，加紧工作了。

但考虑的结果，我决定还是出“选集”。因为我的散文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要出“全集”，“工程”浩大，倘若“天假以年”，慢慢做吧。当务之急，是先出一部较有特色的选集。

我以前曾出过二又三分之一部散文集，因为最早结集的那部《三剑楼随笔》是和金庸以及百剑堂主合写的。这些选集，其目录编排是按时间先后为

序，而时间则止于八十年代初（大约是一九八二、八三年）。

现在这部选集则是分门别类的了，共分六辑：甲辑“武侠因缘”，乙辑“师友忆往”，丙辑“诗话书话”，丁辑“读史小识”，戊辑“旅游记趣”，己辑“棋人棋事”。故以“笔花六照”作为书名。《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等书都记载有能够“光华四照”的奇花，花能“四照”，亦能“六照”（“六”在数字中更具整体意念），这个书名不过是借古籍的“无稽之言”来做“新的杜撰”而已。其实我本是“笔不花”（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名），当然更不敢与“奇花”相比。

《笔花六照》所选的文字，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凌未风·易兰珠·牛虻》，写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最后一篇则是一九九八年十月写的《围棋世界两新星》。数量上以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期写的最多，退休（一九八六年）之后所写的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以上。退休之后所写文字倒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和“分量较重”的（当然这只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而言），例如《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以及《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两篇。还有《华罗庚传奇》这一篇虽然写于一九八〇年，却也是第一次收入选集的。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选集”而言，“棋人棋事”这一辑是“全新”的。围棋、象棋都是我的爱好，我曾经编过《大公报》的象棋专栏（杨官璘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写过围棋、象棋评论；也曾经以《新晚报》象棋记者的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和亚洲棋赛。不过我所写的棋话棋评，散见报章，整理不易，现在才能选辑成书，亦算了却一桩心愿。为了追上目前的“棋势”，我补写了一篇《围棋世界两新星》和两首象棋方面的《棋赛纪事词》。诗词方面，我本来准备另出一部“专集”的，但因这两首词不仅与“棋事”有关，并且可补本辑文字之不足（在时间方面，它是说到一九九三年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所以选出来“先行”发表。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悉尼

目 录

甲辑
武侠因缘

新版序 / 陈心宇01
一九九九年初版自序 / 梁羽生05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003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021
——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
中国的“武”与“侠”031
——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035
——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演讲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044
公案侠义小说050
只因藏拙创新招052
达摩·禅宗·秘笈056
太极拳一页秘史058
谈“新派武侠小说”061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064
魔女三现·怀沧海楼067
回归·感想·声明071
有才气·敢创新074
——序卢延光的《武侠小说插图集》

新世纪的武侠小说	076
冒险到底	078
胡政之·赞善里·金庸	083
——《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弄斧必到班门	087
——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华罗庚传奇	091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105
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	142
——怀念“百剑堂主”陈凡	
悼沙枫	146
荣辱关怀见性情	149
——悼蔡锦荣	
论黄巢 怀高朗	151
——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文学院长的风流	156
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	159
挽聂绀弩联	162
京华犹剩未残棋	166
记刘克如	168
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	172
——记谢克	

缘圆两度见圆融175	
——怀念刘渭平教授	
杨振宁论诗及其他181	
原子物理学家的诗184	
廖凤舒的《嬉笑集》188	
重印《新粤讴解心》前言192	
闲话打油诗196	
黄苗子的打油词200	
挑曹雪芹的错207	
水仙花的故事209	
日本汉学家的水仙词212	
锦心绣口笔生花214	
——“沟通艺术”的对话	
看澳洲风流 盼大同世界219	
——序张奥列新著《澳洲风流》	
雪泥鸿爪 旧地深情223	
——序黄文湘《美游心影》	
武侠·传记·小说226	
——序林真《霍元甲传》	
柳北岸的旅游诗228	
尤今就是尤今240	
音符碎在地上244	

杜运燮和他的诗	253
无拘界处觅诗魂	259
——悼舒巷城	
舒巷城的文字	265
铿然一瓣莲花去	273
——谈舒巷城的诗	
罗孚给徐铸成的祝寿诗	276
从两首诗看徐訏	280
梦境是一片胡言？	282
梦谶的解释	284
从《雷雨》到《阿当》	286
《啼笑姻缘》题诗	288
章士钊的南游诗	289
两偈·顿渐·陈寅恪	292
饶宗颐初会钱锺书	294
饶宗颐与敦煌学	296
敦煌学是伤心史	298
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	300
走近黄惟群	304
——读《黄惟群自选集》	
《雷雨》《阿当》《耍花枪》	308
展艺华堂信有缘	310
——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	
不拘规格的名联	313

丁辑
读史小识

- “万岁”从来多短命317
圣明天子半庸才319
末代皇帝的命运321
霸王难免别虞姬324
“六国大封相”纵横谈328
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331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筹码不足的风潮333
五胡十六国336
——略谈当时的民族问题
武则天是否淫妇339
脉脉争新宠 申申置故夫343
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346
元宵杂谈350
论南北朝之庄园经济354

戊辑
旅游记趣

- 悉尼桂林山水观371
敢夸眼福胜前人374
谈天气 怀大理378
何必江南赶上春380
雁山红豆之忆382
小国寡民之乐384
在朴茨茅斯食海鲜387
签证·食宿·交通390

己
辑
棋
人
棋
事

围棋	中国围棋的传统风格407
	围棋争说聂旋风409
	聂旋风摇撼本因坊412
	赵治勋双冠在望417
	三字真言：寻常心419
	迷上围棋的名人421
	挑战中日棋圣423
	让子遇险冷汗流425
	新老沉浮各不同427
	——围棋世界三事
	围棋世界两新星431
象棋	象棋国手杨官璘435
	——其人·其艺·其事及其《棋国争雄录》
	九连霸胡荣华441
	七大名手的棋风445
	序《广州棋坛六十年史》448
	“棋坛三杰”的浮沉451

棋事杂写（六则）	455
虎斗龙争一局棋	462
——一九七五年全国象棋赛杨胡决战述评	
古晋观棋	470
港澳棋队的表现	474
——古晋观棋之二	
归心马战术的新发展	478
皇帝与兵马	492
——谈象棋与西洋棋的差异	
棋赛纪事词（两首）	495
二〇〇四年再版后记 烟云吹散尚留痕	497

甲
輯

武
俠
因
緣

